

《死亡赋格》 诗歌中的「格尔尼卡」



□育邦

1970年4月20日,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子飞身从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上跃入水中。他的一跃完成了他的死亡赋格曲。他就是诗人保罗·策兰。出门前,策兰在记事本上写下:“保罗走了。”书桌上是《荷尔德林传》,在翻开的那一页上面,他画下了一段话:“有时,天才会变得黑暗,沉入内心的苦井……”

在此之前,他致力于探讨死亡的秘密,在他所有的诗篇中,给予世界巨大声响并留下回声的就是他的死亡赋格曲。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完成他的诗篇。

在有限的一生中,保罗·策兰的经历几乎成为人类苦难的缩影。他是一个无国籍(国籍不明)的人;他的出生地故乡布科维纳1918年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归属罗马尼亚,二战时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1947年复并入乌克兰。就精神层面而言,他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是经历纳粹劳动营并侥幸活下来的少数人:1942年,作为犹太人,策兰被纳粹强征做苦力,他的父亲则因强迫劳动和伤寒命断集中营,他挚爱的母亲则被纳粹枪杀。他是一名逃亡者:1947年,他冒险偷渡去了维也纳,随后逃往巴黎。他在《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我走了多少弯路!然而,有弯路吗?”

1920年11月23日,保罗·策兰出生在布科维纳地区的首府切尔诺维兹。那里的10万居民中有近一半是犹太人。母亲教授他纯正的德语,她花费一辈子的精力保证儿子一定要讲文雅纯正的德语,因而“母亲”和“母语”在情感和记忆深处合二为一了。策兰曾经写过:文字是母亲的监房,因而母亲对于策兰而言也是缪斯的化身。父亲则强调儿子的犹太式教育,他让保罗上希伯来语的学校,以传承犹太人的精神传统,因而“希伯来语”与“父亲”是联系在一起的。青少年时代,他深受多种文化浸染:他的家庭打上了犹太文化与奥地利-日耳曼文化的印记,他在多种语言混杂的环境下度过,并会说多种语言。

六岁时,保罗就显示出对诗歌的特殊兴趣。他回忆说:“当时我六岁,已经能够背诵席勒的‘钟声之歌’”。十三岁,保罗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1934年1月,他给他的姨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抱怨说,“按道理”,他应该在班上排第一而不是第二名。

在阅读口味上,少年时期的保罗与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读歌德、

席勒的作品,也读一些与他意气相投和能启发思想的作家,如海涅、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尼采、魏尔伦、韩波以及后来的霍夫曼斯塔尔及卡夫卡”。当然,他很早就显示出对德语诗人里尔克的特别喜爱,这也昭显了他作为诗人的美学品位。

二战爆发,1942年6月27日,保罗的父母被纳粹带走。据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回忆,“他父母被关在运牲口的车厢里,火车在炎炎夏日里开了5天,之后他们被关进布格河南边的马厩。他们或是去修路,或是去采石场劳动,都是苦活,还要遭受党卫军和乌克兰守卫的残酷对待。”之后,是接连而至的死亡:先是父亲死于伤寒,接着是母亲不适合劳动而被枪决。这些消息保罗延迟得到了,他满怀伤痛和悲愤,写作了诗歌《冬》。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无法探究策兰是如何从劳动营中逃脱的。但可以肯定的是,1944年苏联红军向西推进的时候,保罗·策兰不是逃走就是被释放了。在3月份,苏联红军到来之前,他就回到了家。当年秋天,他的家乡布科维纳被苏联吞并了。1945年4月,他离开家乡切尔诺维兹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策兰离开,带着他的不幸,终身没有卸下。

作为德语诗人,他深陷荒谬的自身存在之中。德语是他的“母语”。奥斯维辛之后,不可抗拒的宿命落到了他和写作语言的关系之中,他必须要用他称之为“刽子手的语言”来写作。1946年2月,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告诉您,一个犹太人用德语写诗是多么的沉重。我的诗发表后,也会传到德国——允许我跟您讲这样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只打开我的书的手,也许曾经与杀害我母亲的刽子手握过手……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用德语写诗。”

《死亡赋格》是策兰发表的第一首诗歌。是他的起点,死亡从此就成了他人生的标记。死亡宿命般地成为策兰最基本、最黑暗的主题。1947年,这首诗首次以罗马尼亚译文发表。策兰在后来的诗集中标为“布加勒斯特,45”,即是作于1945年。更合理的状况是,这首诗应该作于更早的1944年,策兰通过不断地修改,1945年5月才正式成稿。

它广泛汲取了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手段。策兰专家费尔斯坦纳认为它甚至不完全是策兰的产物,诗中多处借用了他在故乡布科维纳诗友的漂亮句子,甚至包括最著名的“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我无从考证他的论断是否有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这句诗也只有在《死亡赋格》里,才散发出它璀璨的光芒。在别处它是矿石,只有经过神奇的策兰之手,它才成为

钻石。1952年底,德国的出版商出版了策兰的《罍粟与回忆》,其中包括《死亡赋格》。该诗一经发表,其影响直接而广泛,震撼了战后精神贫瘠的德国文学界。这件作品在公共领域不停地发酵,它的公众意义逐步显现。一时间,《死亡赋格》被喻为战后欧洲的“格尔尼卡”。

《死亡赋格》之所以广受大众关注,与其包含了极其广泛的历史与文化元素有重要关联。每一行诗都包含了对于集中营、对于那个悲惨时代的记忆,在音乐、文学和宗教的范畴内无不引起读者深深的不安。从直接可观察的角度,我们就看到了《圣经·创世记》、歌德《浮士德》中“金发”女郎玛格丽特、《圣经·雅歌》中“灰发”少女书拉密、巴赫与瓦格纳的音乐结构、亨利希·海涅诗歌作品中的典故、为死亡伴奏的探戈……无处不在的隐喻把这首诗的张力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黑奶”作为一个极端的隐喻贯穿全诗,昭示犹太人悖论的存在……每个词语都散发出惊恐和控诉……变化多端的节奏、按时出现的副歌、反复演奏的主题把这首诗完全推到了与大师音乐相应的高度……如果不停地阅读它,悲哀与伤痛会不停地增殖,甚至几何级地繁衍。

一位德国批评家说《死亡赋格》的发表表明了策兰已“逃出历史血腥的恐怖室,升入纯诗的太空”。这并非是来自死亡的赞歌,他并未逃脱,也未希望逃脱,它是必然的存在。策兰深感在历史的最深处,他被刻意地误解。他本能地反抗着这些说辞,纯诗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童话。关于诗歌技术方面,人们也总是说得很多,不吝溢美之辞,说他的修辞和高度赋格组织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最主要的说法是该诗在形式上是对音乐(赋格)结构的模仿。对此,策兰同样抱以保留姿态。他说他从事一门真实的艺术,“不美化或变得‘有诗意’的艺术;它指名,它断定,它试图测量既有和可能的区域”。

后来,策兰用自己的声音朗读这首诗,并录制了录音带。他的一位朋友说,他怀着“冰冷的热情”,让我们心跳加快……事实上,在朗读其中一个段落时,策兰不顾一切地截去了一些词语,几乎是用厉声喊出来的。

策兰被誉为继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我们越是深入阅读荷尔德林、里尔克与策兰,我们就会越明了:他们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不停发酵,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化学反应。策兰的诗歌在某些时刻强化了我们的精神,弱化我们本已柔弱或貌似坚强的内心,直到有一天他用艺术的手段表达出的个人记忆成为人类记忆不可摒弃的一部分。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保罗·策兰《死亡赋格》



保罗·策兰
1920-1970

出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策兰本人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策兰以《死亡赋格》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之后出版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成为继里尔克之后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

作家评介



库切

《死亡赋格》是二十世纪标志性的诗歌之一,它为诗人带来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同时也带来了对于策兰深深的误解。



王家新

《死亡赋格》中不仅有着对纳粹暴力、邪恶本质的强力控诉……它也成为一个个顶着死亡、暴力和虚无进行写作的象征。



多多

阅读策兰的时候,不要想着做结论,不要去解构,只要阅读和反复阅读,永远将感受停留在阅读上。



《死亡赋格》

保罗·策兰所创作的德文诗歌。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匠心独具,外形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语言紧凑流畅,具有极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诗人以奇崛的隐喻、冷峻的细节描写、沉郁的讽刺,描摹出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囚犯的痛苦和悲惨的命运,以及德国纳粹凶残的本性。